# 官场斗之十九、弘历发配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空山新雨 更新时间：2024-08-27

*乾隆越是着急，刘墉还是越不说。“嗬！哎，刘墉，不要紧，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，王子犯法与民同罪，不管是谁，谁偷坟掘墓也不行，就拿朕来说吧，朕要动了人家坟地的一草一木，也归偷坟掘墓，也得治罪！”这不倒霉催的吗？干嘛拿自己打比方啊？！乾隆还直劲儿问哪...*

乾隆越是着急，刘墉还是越不说。

“嗬！哎，刘墉，不要紧，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，王子犯法与民同罪，不管是谁，谁偷坟掘墓也不行，就拿朕来说吧，朕要动了人家坟地的一草一木，也归偷坟掘墓，也得治罪！”

这不倒霉催的吗？干嘛拿自己打比方啊？！

乾隆还直劲儿问哪：

“谁呀？说吧！”

“臣不敢冒奏，臣该万万死！”

“哎，你怎么这么麻烦哪？！一切罪名，全都赦免，你没罪，快说！行了吧？”

再瞧刘墉，赶紧磕头：

“谢主隆恩！”

乾隆一听，得，这事情小不了。

“好，那你说吧。”

“万岁，您可曾记得，三年前，皇宫内‘乾清宫’着火吗？”

皇上心想：你问这个干嘛呀？

“啊，有这事儿。那我怎么不记得呀。三年前，乾清宫着火，乾清宫被火焚化，“火头”（失火原因）没拿着，至今此案未清。哎，这不是吗？《案卷》还在龙书案上呢。这事儿朕怎么不记得，我记得。”

“噢，万岁还记得。”

“对，怎么样呢？”

“万岁，乾清宫被火焚化之后，您要重盖乾清宫。”

皇上说：那当然了，我还要重盖。”

“可是，您重盖乾清宫所用的金丝楠木，都是江南产的，北方没有这么好的木料。因为当时哪，天旱无雨，运河水浅，南方的木料来不了，没有这个木料，乾表宫也重修不起来。”

“你说的不错，对呀。”

“转过年来，这年春天，您到京北十三陵，去打了趟‘春围’，是不是？”

京北十三陵啊，就是“明陵”，明朝的坟地，那儿埋着明朝十三个皇上，在北京北边儿昌平县境内，故此叫京北十三陵。

乾隆一想：“嗯，不错，是上那儿打围啦。”

“万岁，您到京北十三陵，打了趟春围，看见人家明朝十三陵的永陵……”

就是明世宗——朱厚熜，嘉靖皇上的陵，叫“永陵”。

“您一瞧，人家永陵‘祾恩殿’的殿座儿，都是楠木的，木料不错，传旨把人家永陵的殿座儿拆了，木料拉回来修您的乾清宫，有这事儿吧？”

皇上说：“啊，有此事呀！”

“对，拆人家明陵的殿座儿，那您算不算偷坟掘墓哇？”

乾隆一听：

“嘿！转到我头上啦？！”

心说，好啊，紧留神，慢留神，哎，这儿给了我一下子！我还糊里糊涂地直给他作主呢，闹了半天跑我这儿来啦。

又一想，哎呀，我刚说了，阴宅、阳宅一理呀，只要动人家坟地里的一草一木就算偷坟掘墓。现在，我把人家的殿座儿给拆了，木料拉回来，修了乾清宫啦，这不就是偷坟掘……嗯，不行！这个罪名我不能认。好嘛，认了这罪名？我说了，王子犯法与民同罪，真杀皇上？！甭说杀呀，给我来个小罪名也受不了啊！不能！得想办法。故作镇静，哈哈一笑：

“哈哈哈哈……哎呀，刘墉啊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，啊？朕那哪儿能算偷坟掘墓哇？”

“万岁，您说了，坟地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，动人家坟地的一草一木，就归偷坟掘墓。您那怎么不算偷坟掘墓呢？”

“他这……唉……你怎么还没明白呀，不错，朕……是拆了这个永陵的殿座儿，修盖了我的乾清宫啦，那不是南方的木料没运来吗？去年秋天，运河涨水，南方的木料运来了，运来以后，我不又传旨：把永陵的殿座儿给修上了吗，这不是最近才交的工吗。不信？你问问文武百官哪。哎，这事儿你也知道啊。我已经给修上啦，修上了那怎么能算偷坟掘墓呢？啊？”

“万岁，您那不算偷坟掘墓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那么，可应当算什么呢？”

“算什么？那还用说吗，已经给修上了，盖好了，那怎么能算偷坟掘墓啊，那叫……啊，拆旧盖新哪！对，拆旧盖新，不但没罪，而且有功，知道吗？”

刘墉一听，心说，还有功哪。我看你这是诚心找倒霉呀！给你找个“砍罪”，你不愿意领，非给你弄个“剐罪”，你才认可呢！行了，再给你加点儿分量。

哎，您瞧这罗锅儿够多损！

“噢，万岁，您那叫拆旧盖新啊，不但没罪，而且有功？”

“当然了，拆旧盖新，没罪有功！”

“啊，万岁，您要拆旧盖新，应当先盖裬恩殿，后修乾清宫，才对呀。您是先修乾清宫，后盖的裬恩殿，而且把原来的七间，缩小为五间。据微臣我想，万岁您这不叫偷坟掘墓，也不叫拆旧盖新……”

“噢，那我这算什么呢？”

“万岁，您可记得，我大清进关以来，世祖章皇帝，下过三道明令……”

刘墉说的世祖章皇帝，就是顺治，顺治为世祖章皇帝。

“世祖章皇帝进关以后，下了三道明令，第一条儿是顺民情，公买公卖；第二条儿要普天下，改换服装。”

有人问了，改换什么服装啊？

按明朝的风俗哇，是纱帽圆领，陇发包巾。到了清朝改啦。大清国的人，是：顶子，翎子，补褂朝珠，袍套靴帽。人人留小辫儿，这叫“扫去四夷，定鼎中原”。

“第三道明令，就是以往啊，这个朝灭了那个朝，都把上一朝的坟地给扒了，刨喽！可咱们大清不是直接夺明朝的江山，是因为明朝内乱，咱们乘虚而入，从闯王李自成那儿得的天下。所以世祖章皇帝明令的第三条儿则：不许拆毁明陵。不但不许拆毁，而且我们大清还派卫队加以保护。这还不算，到了清明佳节，是吃大清国公伯王爵俸禄者，要给明陵上坟祭扫。这是世祖章皇帝、顺治老祖宗的遗旨！怎么到万岁您这儿，就不听了呢？您干嘛把人家殿座儿给拆了呢？您这怎么能算偷坟掘墓啊？也不能算拆旧盖新哪？”

“啊，那我算什么呀？”

“哼，算什么呀？您这算——违背圣命，私盗皇陵，罪加一等！”

乾隆一听：“那，那你把我剐了得啦！”

嘿！你可真厉害呀，瞧这一大套。

乾隆怎么说也说不过他。急啦！真急呀。怎么，哪有剐皇上的？！

“啊，好好好，就依着你，就算我私盗皇陵，罪加一等。难道说，有杀朕的刀吗？”

大清国没这个制度，哪儿有杀皇上的刀哇，甭说杀皇上，连中堂犯了罪，也没有杀的。

要是中堂犯了死罪怎么办呢？叫“赐死”。赏赐一条白绫子，自缢。就是上吊，自己把自己勒死。自己不勒，怎么呢？那……就别人给勒吧！那叫“绞死”，这就到头啦。

您想连杀中堂的刀都没有，哪儿有杀皇上的刀哇。

乾隆说：“难道说，还有杀朕的刀不成吗？”

刘墉一琢磨：行了，你这叫搅情啦。我呀，不跟你搅情。你是皇上啊，瞪眼净是公事啊，反正，我把你参下来了，就算得了。

跟着往上磕头：“万岁，您刚才说过，‘王子犯法与民同罪’。圣上乃有道貌岸然明君，您犯的罪状，如何定夺，请我主万岁，龙意天裁！”

“龙意天裁”，这话说的多好。不软不硬。那意思是：反正你犯了罪啦，我说了也不算，让你自己说，你掂量着办。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你说应当定个什么罪，咱们就定个什么罪。

乾隆一听，嗬！这招儿够厉害的呀！

又一想，也没别的主意，现在跟他瞪眼？不行，他那儿占着理哪。这怎么办？来硬的说不过去，来软的吧。谁让朕犯了法呢，得跟他慢慢对付，商量。

乾隆满脸陪笑：

“啊……啊，刘爱卿，你起来，爱卿起来！”

又叫上“爱卿”啦。

“臣谢主隆恩。”

“哎，甭，甭谢恩啦。赐座，赐座。”

“臣谢……”

“行了，行了。从现在起，免去一切君臣大礼。啊，你座这儿，咱们……咱们算闲聊天儿！”

好嘛，金殿改茶馆啦！皇上跟他闲聊天儿来啦！

“刘爱卿，你坐着，坐着。这儿哪，也没外人。除了你、我，就这几个小太监。啊，朕算栽到你手里头了。你我虽说是君臣，可你哪，又是太后的干儿子，御儿干殿下。位个家常吧，咱们是哥俩，是不是？这事儿呢，这么办，我想了个通融的法子。这个大清律上，不是‘偷坟掘墓斩立决’吗？偷坟掘墓是杀头之罪。现在哪，巧劲儿，那大清律不是让耗子给啃了吗？那块儿不是也没有了吗？哎，正好。咱们哪，给它补上一张纸，从今后哇，这个罪状，一条儿劈开，一条儿变两条儿，怎么变呢？这么变，写上：‘偷坟掘墓，见尸者——杀！不见尸者——发！’，怎么叫见“尸”啊？把人家坟刨了，棺材抖落了，白骨宣天了。这叫见尸者，杀！甭客气，杀罪；不见尸者，发！就是锯了人家坟地的树啦，毁了人家的石碑啦，象朕……拆了人家的殿座儿啦……。哎，这都叫不见尸。为见尸呢？发！”

“噢，发罪。”

“哎！朕领个发罪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刘墉说：“发罪？怎么个‘发’呢？”

嗬！盯得还挺紧！

“这个……嘶……啊……我看这么办吧。明年春天三月，朕打它一趟‘江南围’，明着是打围，暗含着发往江南。一路之上，免净水泼街，免黄土垫道，文武百官免跪接跪送，不住行宫，住民房，我跟老百姓一个样。还告诉你，按着驿站走……”

哎，当时啊，每六十里地有个驿站。

“我按着驿站走，六十里地一天，风雨无阻。一百天打来回，路上不许休息。打一趟江南围，明着是打围，暗含着发往江南，我‘发’出去啦！”

“噢，这么‘发’。”

“不过，可有一节，要是真跟发别人似的，也给朕弄一身儿红罪衣穿上，再来一挂大锁链子？这……这有碍国体呀。不光有碍国体，与兄弟你的面子上也难看哪，对不对？朕呢，想了个主意，我何等做个红布兜肚，上边儿按个兜肚链儿，不就行了吗？”

您看现在带的那个“兜肚”，就是由清代乾隆年间留下来的。别的东西都能系绳儿，唯独这兜肚，不能系绳。金的也好，银的也好，哪怕是铜的呢，也得来个锁链儿。为什么呢？红兜肚就代表红罪衣，小锁链儿就是大锁链子那意思。

乾隆说：“做个红布兜肚，来挂兜肚链儿，我带上。嗯，你呢，跟和珅，两人儿保驾。明着是保驾，暗着是押送的解差。我打这趟江南围，啊？你看……哎，咱们哥儿俩说个私话儿，殿上也没外人，如果要行啊，就这么办。要不行呢？咱们再商量。啊，御弟刘墉，你看怎么样啊？”

刘墉一琢磨，嗯，事了也就是了啦！打江南围，也算发啦。哎，也不能真把皇上杀了啊？！

“万岁，您乃有道明君，请我主龙意天裁。”

“甭……甭弄这字眼儿了。‘龙意天裁’，这么说，是行啦?”

“啊，行是行啦，请主子您落笔写上点儿吧。”

“啊？”

刘墉那意思是，得让他写上点儿，来个字据。白纸落黑字儿，保险。不然的话，回头皇上一琢磨，不对劲儿，来个瞪眼不认帐，怎么办呢。

“哎，对了，您落笔写上点儿。”

“我，我自己写？哎，好勒！”

乾隆这个气呀。行了，当皇上当到我这份儿上，算是把脸露足啦。唉，自己给自己判罪！没法子……写吧。

“我写上行了吧？”

“刘墉一瞧，赶紧磕头：

“我主万岁——龙意天裁！”

乾隆一咧嘴：

“别……别天裁啦。我把自己‘裁’下来啦！”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